

爱情 亲情 友情的交汇
理想 信念 人生的追随

链式反应

邓静宜◎著



我国首部反映**核工业铀矿人内幕**的长篇小说

聚焦国企改革，经济转型时期的历史缩影
探秘特种工业，当代中国社会的全景扫描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链式反应

邓静宜◎著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链式反应 / 邓静宜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4.4

ISBN 978-7-5360-7094-3

I. ①链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6837号

责任编辑: 杜小烨 陈晓欢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刘红刚

书 名	链式反应 LIANSHI FANYI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0.375
字 数	300,000字
版 次	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上 篇

- 第 1 章 尤拐子又挖路了 / 003
- 第 2 章 幕后诸葛 / 007
- 第 3 章 老待集体上访 / 013
- 第 4 章 杯酒释前嫌 / 017
- 第 5 章 卧龙山的前世今生 / 024
- 第 6 章 机械厂改了姓 / 028
- 第 7 章 弃儿初见生母 / 032
- 第 8 章 遇上怪球手 / 036
- 第 9 章 老友推心置腹 / 041
- 第 10 章 夜访恩师 / 047
- 第 11 章 初恋情人来电 / 052
- 第 12 章 木石前缘 / 056
- 第 13 章 血浓于水 / 064
- 第 14 章 情难自禁 / 069
- 第 15 章 井下冒顶了 / 072

中 篇

- 第 16 章 闯过鬼门关 / 079
- 第 17 章 傻子的逸闻 / 084
- 第 18 章 祸不单行 / 088
- 第 19 章 找钱难于上青天 / 093
- 第 20 章 扭曲的年代 / 099
- 第 21 章 新官上任 / 105
- 第 22 章 发小重聚 / 110
- 第 23 章 手足兄弟 / 117
- 第 24 章 暗流涌动 / 125
- 第 25 章 神婆通灵 / 128
- 第 26 章 坑爹小子 / 134
- 第 27 章 锦上添花 / 142
- 第 28 章 家园之梦 / 147
- 第 29 章 灾难突然降临 / 153
- 第 30 章 可怜的鸣芬 / 163

下 篇

- 第 31 章 此恨绵绵 / 175
- 第 32 章 农庄里的美味 / 179
- 第 33 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/ 187
- 第 34 章 南下寻女偶遇 / 192
- 第 35 章 道不同不相谋 / 200

第 36 章	酒后吐真言 / 205
第 37 章	爱恨就在一转念 / 210
第 38 章	能人也有无奈 / 218
第 39 章	女人各不同 / 223
第 40 章	峰回路转 / 227
第 41 章	不愿发生的事 / 232
第 42 章	情妇逼宫 / 238
第 43 章	秋山夕照 / 243
第 44 章	陈年旧事 / 250
第 45 章	功勋陨落 / 256
第 46 章	绿色家宴 / 259
第 47 章	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/ 263
第 48 章	利益的博弈 / 268
第 49 章	世事难料 / 275
第 50 章	绵延的荣光 / 280
第 51 章	感受亲情 / 285
第 52 章	殊路同归 / 290
第 53 章	节外生枝 / 295
第 54 章	迟来的忏悔 / 299
第 55 章	山雨欲来风满楼 / 303

尾声 新的太阳即将升起 / 308

后记 为了昨天的记忆 / 312

评论 那山 那井 那人 / 317

——一座特种矿山的文学记录 / 谢连波

上

篇

第1章 尤拐子又挖路了

“矿长，不好了，昨晚尤拐子又把路挖断了！”门被“嘭”的一声推开，只见生产处长大佬洪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，把矿长黎明海的思路打断了。

大佬洪原名叫洪礼泉，因长着一米八八的个儿，又胖，便落得个“大佬洪”的绰号。

“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！”黎明海脑袋往座椅上一靠，叹了口气。

尤拐子是卧龙山矿区所在地尤家村的一个村民，六岁时在矿区的马路上玩耍，被载满矿石的运输车碾断了一条腿。当时，老矿长带着牛奶罐头等营养品亲自上门慰问，尤拐子的父亲，这位从没见过世面的农民非常感动，不但感谢矿上送来了这么多的慰问品，还自责自己对孩子缺少管教，任由他在外面调皮捣蛋，造成了车祸，并谢绝了矿里提出的进一步赔偿。

可时过境迁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尤拐子现在五十三岁，过去因为残疾一直找不到老婆，后来跟一个脑子有点痴呆的外来女结婚，一连生了四个儿子。这几个儿子个个身强力壮，可都是大字不识的白丁，一家六口靠尤拐子一个脑子，跟同村人相比，日子过得很拮据。有人给尤拐子出主意，说当年是矿里的车把你轧残的，现在就应该找他们要生活费。于是，尤拐子三天两头找矿领导要补偿。

三年前，黎明海刚上任时曾提出一次性补偿二十万元给尤拐子，但当时矿里其他领导不答应，说那么多的伤残矿工都没有赔偿这么多，怎么能给一个违章的农民这么多钱呢？于是，尤拐子就到矿里闹，矿里拿他也没办法，每次给个千儿八百地打发他。尝到甜头后的尤拐子现在闹得越来越勤，只要目的没达到就搞些破坏，不是把路挖了，就是把电线剪了。后来矿里答应一次性了断，可尤拐子又不干，他说现在钱不值钱了，要了断也可以，先拿两百万来。可如今矿里发工资都靠银行借贷，哪里还拿得出钱赔他。这尤拐子没钱就搞事，他也知道，国道、省道甚至县道都不能动，唯独这条运输矿石的必经之路，他动不动就挖个大坑，或者设点障碍，让你没半天时间就不能过车。

“现在这条路可是生产大动脉，全矿人的饭碗都在这呢，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断，赶紧找人先把路修复！”黎明海说道。

“这次不行啊，人去了也干不了活儿，尤拐子这个村的人全都围在那里，说我们供电所关了他们村的电闸。”大佬洪说。

“电力供应这么紧张，可尤家村却欠了我们五十多万的电费，村民们从来不会节水节电，难道我们还要像过去那样无偿地供他们用电炉煮猪食吗？尤家村就像个蚂蟥，以前卧龙山矿有的是血，任他们吸，可现在自己都要贫血死了，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？实在不行，让我们的派出所出动，把尤拐子先铐起来。”黎明海气愤地说。

“是！”大佬洪领命出去。

没到半小时，大佬洪像旋风般地冲了进来：“矿长，糟了，派出所民警跟村民打起来了，尤家村全部出动，他们人多，拿着锄头棒子，掀翻了警车，还打伤了我们两个民警，现在这两人已经送到医院抢救，另外七八个民警被村里人扣住不放。”

“啊？”黎明海大惊失色，“你赶紧下去，叫办公室熊主任上来，看怎么跟县里交涉。”

一会儿熊主任上来，他无可奈何地摊着两手对黎明海说：“县里的领导个个都很忙，书记县长出差了，要我们找当地的领导和派出所协调解决。这些年老跟地方起冲突，矛盾不断，本地的公安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支持我们企业，反而给那些农民壮胆，听说卧龙镇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，架子大得很，有事找他，从不接待，都是让下面的人敷衍一下。”

“那你打电话让邹镇长来一下。”黎明海很生气。

熊主任当着黎明海的面用手机打邹镇长的电话，那头说什么听不清，只见这边熊主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不一会儿，熊主任合上手机。

“他说什么？”黎明海急切地问。

“唉，还不如不说呢，你听了肯定不高兴。”熊主任说。

“说嘛，高兴不高兴都要说出来。”黎明海焦急地说。

“那我就将他的话原封不动复述给你听啦。”熊主任转述邹镇长的话：“你以为你还是过去的那个中央直属，叫我来我就得来呀，我现在陪省委部门领导下村调研，哪有时间？当地农民当年为矿山是作出了很大牺牲的，而你们对他们却越来越抠，希望你们拿出点大国企的气度来，不要跟农民们一般计较，他们有什么要求先答应，我过后再做工作。”

黎明海听了这话气得七窍生烟。这些年，由于矿山的际遇江河日下，在一些利益上，跟地方的冲突渐渐明显起来。先是土地的争端，当地人从不认为这些地是属于矿山的，他们觉得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，想在哪里盖房子，想在哪里种庄稼，应该自己说了算，凭什么要听矿里人指手画脚呢。过去用矿山的水电不花一分钱，几乎家家都有一个一千瓦的电炉，冬天取暖，夏天煮猪食。自来水龙头一开就不关了，水哗哗地流。可现在不但水电要钱，连以前一到农忙就来支援的机械厂也开始有偿了。还有矿上的那些待业青年，精力旺盛又无所事事，偷鸡摸狗，在夜里把他们种的红薯、玉米偷

得精光。矿里人偷农作物，他们就偷矿山的设备、剪电线，今天撬几个井盖，明天卸个变压器，双方领导磋商了几次，结果变成了相互指责，关系越来越僵。

“大佬洪，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。”黎明海挥手让熊主任出去，打通了大佬洪的电话。不到一分钟大佬洪就来到他的面前。雷厉风行办事利索，这就是黎明海喜欢大佬洪的原因。

黎明海说：“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，把民警们救出来是头等大事，走，我跟你去现场看看。”

大佬洪连连摆手：“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出面，你不了解那些农民，见了你又要提一大堆条件，问题会越搞越大，我跟他们打过交道，这事由我来办。”

“那你必须在今天之内把被扣的民警解救出来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准出伤亡事故，不论你采用什么手段，我都默许，有什么责任我担当。”黎明海说。

“矿长，你放心。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处理这件事，你不必出面，我办就行了。”大佬洪走出矿长办公室。

晚上，被扣的民警毫发无损全部回来，大佬洪还带回了尤拐子的承诺，最起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。

“好险啊，这一关总算过去了，赶紧恢复运输，这个月完不成任务就麻烦了。每年到了十月，省局就会安排下一年的计划，如果明年定的产量还在减少的话，下拨的资金就更少，那我们矿几乎就没办法运转，事情就更难处理了。好在我还有你这根顶梁柱，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你。”刚从医院探望受伤民警回来的黎明海向大佬洪投去赞许的目光。大佬洪憨厚地笑笑，类似这样的表扬，他听得不多了。

第2章 幕后诸葛

第二天，黎明海坐在办公室，想起昨天的事还是心有余悸，大佬洪靠什么办法把这么大风波压下去的？如果当时不是太晚了，他肯定要问个明白，想想还是忍不住打电话，把大佬洪叫了上来。

“哎，你昨天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？尤拐子有那么痛快答应今后不闹事？”黎明海问大佬洪。

“真的想知道？我看你还是装不知道好些。”大佬洪说。

“说嘛，万一有什么违法事情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，我肯定是有责任的。”黎明海说道。

“我找了老待的头头，他让人带着十几个剽悍的老待，每人拎了一大桶水，水里掺了点汽油跑到村里，吓唬他们说如果不放人就放火烧房子。农民最怕的就是这个，结果乖乖就范了。整个过程我没有露面，这里面有人出主意。”大佬洪说。

“你真行，不过这法子只准用这一回，用多了后患无穷。”黎明海苦笑着说。

“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，否则怎么解决问题。”大佬洪说道。

大佬洪嘴里说的“老待”，指的是矿里的待业青年。矿里已经八年没有招工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待业青年，这个群体已经有上千人了，是一股不断膨胀壮大的队伍，时时刻刻牵动着矿里的神经。

“如果每次都要用这种非常手段怎么得了？”黎明海喃喃自语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：“待业青年里面有没有一个叫肖珂的男孩子？”

“有啊，这次我找的就是他，你怎么突然问起他来。”大佬洪不假思索地答道。“他的身世很坎坷，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黎明海饶有兴致。

“肖珂的母亲说起来你可能还认识，记不记得以前矿工会排过一场样板戏《杜鹃山》？”大佬洪问。

“噢，记得，那时很火。每演一场都有上万观众，把我们那个风雨足球场坐得满满的，我还记得那个演柯湘的女演员外号叫‘小妖精’。”黎明海回忆道。

“对对，这个‘小妖精’名字叫马莉莉，就是肖珂的亲生母亲，学戏剧的。”大佬洪说。

“是吗，我怎么不知道，他的父亲是谁？”黎明海有些诧异。

“你后来去上大学和当兵，一走就是七八年，这七八年变化多大呀。他的父亲是工会的文娱部长肖鸿蒙。俗话说，自古才子多风流，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才生，也是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，离开矿里差不多二十年了。”大佬洪说。

“两个人这么早离矿，怎么肖珂还留在这里？”黎明海说。

“唉，说来说去，别看他俩一个学音乐，一个学戏剧，可在对待孩子方面真是猪狗不如。当初就因为排个《杜鹃山》，两人好上了，好了几年都没打结婚证。后来‘小妖精’怀上了孩子，可那老肖不认账，说孩子是别人的，‘小妖精’一较劲就把孩子生下了。

生完孩子，‘小妖精’把小孩往老肖家里一丢，人就无影无踪了，听说是嫁到了省城。老肖没办法，把孩子扔给当地的一户乡下人带，连生活费也赖着不给，到小孩差不多到了上学年龄的时候，又抢了回来。他知道自己名声不好，一直不想留在矿里，就在外省找了个老婆，老婆不知道他原来有孩子，反正夫妻分居。老婆来了，他就把孩子往同事家藏几天，老婆一走，又把孩子接回来。平

时也不管小孩，每个月扔十几元的饭菜票，让他自己去食堂打饭。孩子还不到十岁，他又把孩子往同事家里一送，调到老婆那个省去了，从此跟儿子断绝了一切联系。可怜这孩子，有父有母却跟孤儿差不多，可能是不愿寄人篱下，在父亲的同事家住了一年就搬出来一个人过了。平时靠左右邻居关照点，高中毕业后，没有考到大学，据说离分数线只差了一分，他没有复读，就在矿里做了老待。说是待业，其实都有活干，只是不在编制内，待遇较低而已。平时哪个分矿哪个厂有活儿缺人手，待管中心就把他们组织过去，这些人在矿里打零工，赚点生活费。我们矿的下属作业区、基建公司、机械厂、油漆厂都是老待们打转的单位。肖珂年纪比较大，待业时间长，主意多，很多人都听他的，那事我只跟肖珂一说，他立马就拉了几个捣蛋分子把事办妥了。矿里已经多年没有招工指标，一些领导的孩子都没办法解决，何况无依无靠的他，你怎么问起他来？”大佬洪问道。

黎明海说：“上星期我去省局开会，廖局要我关照一下这个人，说是过去一名职工的子女，现在还留在矿里，也不需要另作安排，只要能保证他有温饱，过平常人的日子就行。我问他这个职工是谁，他说不好说，你照办就是。我回来一直忙，顾不上这事，今天听你说待业青年便想起这个茬来。”刚说到这，桌上的座机响起来。

黎明海抓起电话，传来了对方爽朗的笑声，黎明海说道：“原来是廖局啊，这么巧，刚才还说到你呢，你就打电话来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？”

廖局哈哈大笑：“你说中了，先给你通风报个信，你们矿安置离退休老职工要的地皮，现在有眉目了。多好啊，一步到位，直接上省城，再也不用看县地两级的脸色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黎明海喜出望外，这是他三年前上任以来一直都在做的事。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，卧龙山矿国家收购量连年减少，国内同行纷纷转行，做起了小家电、小五金等行当，有些是转成功了，

但对更多的企业来说都以失败而告终，尤其是对他们来说绝对行不通，地域交通、人员结构等不可改变的因素牢牢地制约了他们。企业实在太大了，建矿之初，国家对这个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已经形成了一艘航空母舰，如今，这艘“舰艇”因原料不足、年久失修濒临沉没，他就是最后一任舰长，必须在沉没前抓住一切时机，让这艘航母上的全体船员尽快、安全、彻底地撤离。

黎明海感慨地说：“当年很多年轻人满怀喜悦地来这个号称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央企报到，可望着重重叠叠的深山没有尽头的时候，一些女孩子当场就哭了，我们已经差不多八年没进大中专毕业生。这样恶劣的环境，职工们谁都不想老死在这里，包括班子成员也不想深山养老，这两年我们绞尽脑汁想在地方上找一块地做职工们的安置点。可报告从县打到市直到省，碰了无数的钉子。要块地谈何容易，县、市基本上不理，他们说我们要的不是一小块地，快赶上一个开发区了，一个开发区可以招多少商，收多少税，给我们则是白给，岂不是太浪费了？”

廖局在电话那头说：“那个安置区的项目现在国土厅丁副厅长那里，可走走这方面的路子。”

黎明海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又是个难题了，丁副厅长我根本不认识，这路子怎么走，他要是批我地，见到他叫爷爷都行。”

“按级别你可比丁副厅长还高半级，咋这么怂包。”廖局打着哈哈说。

“哎呀你就别寒碜我了，像我们这样走下坡路的企业谁把你放在眼里，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别说是副厅长，现在要找个副县长都难死我了。”黎明海有些灰心。

卧龙山矿最鼎盛的时候有八个分矿，十五个附属厂，除此之外，医疗卫生教育等机构一应俱全，设施完善，职工待遇优越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小社会。可这种好运在九十年代开始出现颓势，到了二十一世纪更是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在这十年

间，这座百里矿山开始萎缩，除了一些直系单位和重要部门，其余都关停并转了。现在全矿一线职工不到两千人，学校医院这些社会事务性机构已准备移交给当地，原来的八个分矿只保留了一个作业区，而这个作业区就成了全部人的饭碗。矿里那些离退休工人，从二十几岁风华正茂的年龄来到大山沟里，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很多人都有了第三代，他们戏称是献了青春献子孙。

近十几年来，周边的发展日新月异，卧龙山矿却在逐渐走向没落。鼎盛时期的十万人，现在连家属在内也只剩下不到一万，这些年已经把分散在山里其他分矿的人员全部集中在总矿生活区。矿里地处偏远，环境封闭，离县城一百多公里，离省城五百多公里，去一趟省城要颠簸大半天。原来为了将矿石运到外地冶炼，国家从省城修了一条铁路专线直通矿区，可现在这条铁路早已废弃用不上了。矿里过去一直是保密单位，很多基础建设都是国家搞的，地方上没参与，现在国家政策性调整，地方上也不管了，结果整个矿区破烂不堪。交通通信、供水供电、电力设施等等都靠自给自足。过去他们对地方不屑一顾，可改革开放以后，地方政府的腰杆慢慢粗了，一天天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现在连找村长一点小事都要矿领导亲自出马，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

“上次我让你关照的那个肖珂现在怎么样？”廖局突然问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矿里现在虽说萧条了，也有近一万来号人，待业青年有一千多，今天才问到这个人，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后安排一个合适的位子给他。”黎明海赶忙说道。

“告诉你吧，丁副厅长的名字叫丁成奎，是肖珂的继父，不过他目前并不知道肖珂的事，托我的是肖珂的母亲，她二十八年前在矿里跟别人生下了一个孩子。她说现在的两个孩子不争气，一个吸毒，一个赌博，老丁又不管。看到两个孩子这样，她开始挂念起那个离散了二十多年的孩子来。我也跟她说了你们安置区的事，她答应帮忙说说情，毕竟是从矿里出来的老员工，知道那边的情况。你